



南史
十四



U 8
1735
190



特
1735
190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蔡替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翁
所購以贈
新山田



東川中鳳園
氏關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埽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

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蒼字休

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袂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之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並不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

復重要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水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已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寡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据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

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跪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滑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吳差一作元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一作元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一作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一作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

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米裛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卽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

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笱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

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
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
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
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
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
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
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
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
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
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
朓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
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
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
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
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
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
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
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
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
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
銘丹陽尹錄研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
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麇可駢何以

異夫驥駮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鄆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涓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

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隣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遣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桂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

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

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
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
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
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
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
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神以爲神理宜然碩學
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
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巨
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王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

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
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
絕冠蓋相望弘景旣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
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
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
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
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
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
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
不納受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
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

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
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
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
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善勝一名成勝並
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
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
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
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
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士
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
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
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
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
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
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
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
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
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
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
鑷屬拄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
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喏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
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
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
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
繼薨齊亦如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
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
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
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
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闍人徐龍駒宅而帝頸
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
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
俗呼爲誌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絲帽
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
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

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琅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
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
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
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
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
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
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
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
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
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

南史七十六
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除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食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

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替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懷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

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欸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

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

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

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輕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

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

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曰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鷗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九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閣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終

蘇州中鳳軍
氏圖印用甫

蘇州中鳳軍
氏圖印用甫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梅虫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騏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滄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

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顛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

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
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
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
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
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竝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
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
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
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
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
元嘉十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
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

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
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
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
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
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
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
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懼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
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
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
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
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廣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
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
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
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

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
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位權任悉歸法
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
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
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
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
旣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
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
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
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

謠曰寧得建康屋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
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
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
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
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
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磔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卽得南走時
孝武將卽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
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

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
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專爲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三乘一作之始載序宜力爲功臣
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爲
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
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
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
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
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旣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
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
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
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群
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卽
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
作竝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
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
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
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
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
寺碑卽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

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卽召爰還希秀
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
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
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
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
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
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
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
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
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
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

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
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
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
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
將軍宗越等其夕竝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
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卽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
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竝聚于
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覘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
陰王竝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旣與佃夫等成謀又慮
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

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
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
帝卽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
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
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
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
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
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
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竝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
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
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
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
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岍整潔汎輕舟奏女
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
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
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
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旣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
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
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
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衣禁以下皆不

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
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
如此粲等竝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
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
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
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
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
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
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
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

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

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愨爲明帝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專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卽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顥初惠開在益州口作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上雖復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

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丸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沱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

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當作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盼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于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竝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王書以寒宦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王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卽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羅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恬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

之再為少府營林卽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辭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事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卽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竝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

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偽宮以錢唐縣為偽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竝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

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有蔡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卽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闕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

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曠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湛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訟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

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帥帝卽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

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湛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蟬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王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

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竝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竝見親幸多四方餉遺竝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迭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

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及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

南史七十七
五
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蕃
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
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
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
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監俱見愛幸
自江拓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
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
豪事捉力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柵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柵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
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柵
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

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柵竊
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
畫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着通天冠袞
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煇之自是法珍蟲兒竝爲外
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
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
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
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
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
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耳
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
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

南史七十七
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或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咥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

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糲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大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江陵實本爲齋監居臺省積

人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語陸驗徐麟竝吳郡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遷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竝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王發悟

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歧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竝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鑿十四便善奕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旣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棊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

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旣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王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洩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

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喙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諡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竝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

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郡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于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

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竝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竝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竝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

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
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
大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
釐不差紀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摠以督之每歲所入
過於常格數十倍後王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
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
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于石闕前徐
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
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
長史後主卽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竝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

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兒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
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
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
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
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
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
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
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
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
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
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

崑崙諸夷竝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
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
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
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莫欲立
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竝不
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旣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
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
而北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
事竝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竝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
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竝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
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

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
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
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
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
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
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
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
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
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

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梁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終

藝文四庫

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藝文四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百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

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而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橐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

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迂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竝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

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
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見
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
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
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
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
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
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
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
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
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
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

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
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
刺史阮彌之遣隊王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尅乃引還十
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貢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
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
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
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壽僧達諫止之乃遣大
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尅之乘勝卽尅林邑陽邁父
子竝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
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季建三
年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贖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
死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諡曰襄子季武季建二年林邑又遣

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
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
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贇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贇子天
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
毘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
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
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
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竝狸
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含浦大帥
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
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竝無功輒
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
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
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
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
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竝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
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
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
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
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
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
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
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竝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

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竝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

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勇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卽張弓射

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况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蔓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齊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爛有

理者則不又于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麀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汗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儵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儵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儵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儵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

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于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

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
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
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
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
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
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
度竄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
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
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
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
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
城丹陽會稽竝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

如隆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
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
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
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
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
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是武帝所開者也初
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
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
翼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
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市禮拜
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
禮數十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

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
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碍大會遣
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
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
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二刹各以金鬘次玉鬘重盛舍利及
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
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
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
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
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卽送
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
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

得金像無有光跌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惺乃
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
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
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
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
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
具初高惺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
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于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
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歔
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寫像形寺主僧尚
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
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且便許摸之像趺先有外

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攻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二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竝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

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

政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

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

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

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

物如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

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

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竝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

策命之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

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霑靈門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竝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

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千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使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

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晉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娑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于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埒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示穀一歲再熟艸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埧貝示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屨及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員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卽天竺也從月支高

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玉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溼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錢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毳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萃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猶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高阯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柁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

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鐫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至竺扶大竺阿珍竝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施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

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于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爲廣戚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特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

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虚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訓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顛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冕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于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仕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都下爲

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季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
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
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
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
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
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
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
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絜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
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
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

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正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南史卷七十八

傳第六十八 終

西川世國章
氏書

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西川世國章
氏書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城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獺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于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儺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一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議重

者便殺之没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棹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于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鬥沃沮東穢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竝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遺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

南史七十九
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疋孝武孝建二年
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
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
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
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
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
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
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
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
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

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
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
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卽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
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
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
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
謁者問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
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
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罽弩
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
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
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

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爲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竝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竝號慟涕泣侯景怒田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地吞此獸地皮堅不可斫其上

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地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

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藟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姪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洎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竝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

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晉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

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竝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

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各國王爲乙祚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姻法則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卽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

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艸如禽獸鹹艸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竝爲氏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土編于西戎云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落千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魔洛千卒魔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

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艸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爲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廷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竝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等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

裝馬腦鍾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艸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著四百斤馬四疋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于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王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涼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珍據泥切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八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尅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卽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阜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系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者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秦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

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竝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澗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澗中虜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

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群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渥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泄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砦尅之又圍斗錢柏義諸砦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爲之虛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廩君事竝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竝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

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尅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于壽陽斬之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尅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闕氏爲主其後爲西河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諡曰昭武王子堅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

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于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麪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艸木有艸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毘毘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

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芻賓焉者龜茲疎勒姑墨于闐
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
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
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
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
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
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
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
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

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
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
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

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
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芻賓國北連沙勒國都
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
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
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

接土人剪髮著氍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
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
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
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
中有鷲鳥瞰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
駒馬鹹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魄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
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娉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
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
夫婦之禮于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娑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
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

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
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
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
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
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移
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
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
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
夏爲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蓋以暎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遷
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十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于是鞞
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感陳

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具幾何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豈
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終

西川忠貞堂
氏關印用甫

南史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西川忠貞堂
氏關印用甫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
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
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

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尔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帝召群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于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克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

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
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
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
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
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
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
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
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旣而又爲
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竝
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竝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
景士卒竝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
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

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
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
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旣而莫適所歸馬頭戍王劉
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
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
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
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
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
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
許復求資給卽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
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卽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
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

南史八十一
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
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
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
曰貞陽且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
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
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
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
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止充領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
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
所徵求朝廷舍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
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

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
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
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
徵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
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竝抑
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
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
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踴譁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
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
是三公盱眙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
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
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于

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
異少府卿徐麟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
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
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筮答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
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
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
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
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于王偉偉曰莫
若直掩揚都臨賀及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
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
獵人不覺也留僞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

遂襲譙州昫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
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
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
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
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至江
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
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
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
出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
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
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
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

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
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桁遣徐思
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
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
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
進曰朱异徐麟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
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
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
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
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
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
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

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
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
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
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
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
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大府寺明
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竝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
狀似檣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
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麟
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
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守
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

帝卽僞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爲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俛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旣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

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竝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于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旣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鐫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卽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

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
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係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
手搥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竝烹之至
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
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
綸大敗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
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
捷君臣同死艸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
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
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于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
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

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
霍雋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
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子
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於蔡州景分軍屯南岍十二月景造諸攻
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車至二十
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
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
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
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篷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
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
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
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壑戰士升之樓車四面竝至城內飛

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竝爲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岍邵陵王綸又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岍荊州刺史湘江王繹遣世子等兼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州子岍前高州刺

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岍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救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旣久腴味頓絕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竝出負米

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竝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
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飢焉御甘
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
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
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
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時景軍亦
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
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
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
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
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
云何可信旣而城中日感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旣無勤王

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
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
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
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
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劔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欵
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
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
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
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
衆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
南岍敕乃遣北軍竝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
詔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卽進發敕竝召之

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岍信至高澄已得壽春
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
廷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
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竝未之進旣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
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
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
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
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旣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
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旣却湘東王等兵又得
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
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
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于太極殿前設壇使兼

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
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田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
人竝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
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
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
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卽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
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
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
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
曰臣旣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
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
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

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鞏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旣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

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竝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王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楊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嶷據郡自南陵以上竝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

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劔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竝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卽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竝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羣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

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儻景卽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邀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艸根本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于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

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宮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竝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爲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太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

師紇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大桁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若安枕而臥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升太

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旣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王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于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

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儻八佾鍾簷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於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卽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竝失舊儀旣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索馳負犧牲輦上置坐脚坐焉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宸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戶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王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縶以宋子

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
爲謀主千子悅彭儁王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
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
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
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
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
乙羽周及篡以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
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
伊邠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
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
於是推尊 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城及

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
屨荊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
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
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
數尺時旣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
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
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
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軍
至建德攻元頽李占柵大破之執頽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
日乃死景二年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爲大判確
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
湖城王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

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咄咄此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岍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

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遣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子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弼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僞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弼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人大航南岍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

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
墮二子於水至滬濱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
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額高顴色赤少鬢低
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既
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
以入宮爲婢男二歲者竝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竝
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
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
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
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鷓鴣鳥
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矢志曰吾無事爲帝與
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綺自遶然後見客每

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
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竝不敢處多在昭陽
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鴛鴦鳥嗚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
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軔必低頭
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筆策
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
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
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
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
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卽昔之汝南巴陵有地
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王下作人
此明是人王也臺城旣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

丘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旣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王亦預食例景焚骨揚

灰曾懼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并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卽苦竹町也旣加鼎鑊卽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旣協景謀謨其文檄竝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艸中直瀆戍王黃公喜禽送之

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艸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隲嘗見辱于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實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齧其肉俛而

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直竝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三
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
僧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
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
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拍出其肝藏
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跡馳不羈有膂力容貌
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築黠劫盜多附之梁元
帝以爲巴山太守魏尅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
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
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王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
蕭勃踰嶺歐陽頎爲前軍曇朗給頎共往巴山襲黃法氈又報法

南史八十一
蕤期共破頽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頽倚角而進又紿頽
曰余季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頽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
將戰曇朗偽北法蕤乘頽失援狼狽退劔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
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柴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季
頃竝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
仗竝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
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
季勵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
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蕤欲沿流
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
入邨中邨人斬之傳首建鄴懸於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

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
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
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
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
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
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
盆城新吳洞主余季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
乃遣其將李季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季欽等與余季頃逼迪迪大
敗之禽季欽猛季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
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蕤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
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趨起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
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蕤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竝

南史八十
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尅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祿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授繩破篋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納於語言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

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川郡市魚鮭臨川太

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泉于

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衆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道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三年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

陽仍係據巖阻部憚焉魏克荊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卽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爲使人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竝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

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三年封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卽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卓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陰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爲籬戍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時江表之

地不見于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
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
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
說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日金墉亡其地利生靈
塗炭宗社丘墟於是邨屯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
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
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